春秋分記

四二

難以鼓切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棄不以為君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危也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篡弒之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

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雖天下至險無德則滅亡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通也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莊九年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僖九年衛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故人之難不可虞也

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蓋楚子遣椒舉時兼使求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安於小）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晉也）何

之誓戍有歧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僖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僖二十八年君其何用宋向戍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用會召陵之禮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産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宋爵公故獻公禮子産曰小國供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産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規正二子之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

王弗聽子産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吳邑慶封所封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默從戮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

禍亂也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絕其後箴尹宜咎城鍾離薳啓彊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經五年春楚殺其大夫屈申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傳五年春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於汜勞

禮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楊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師師會楚子於瑣聞吳師出薳啓彊師師從之從吳師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音日傳也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言吳有報楚意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師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有備楚子遂觀兵於

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
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於巢薳啓彊待命於雩婁禮也
經六年秋九月楚薳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
傳六年夏六月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
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賢遍切）固請
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
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以馬二
匹禁芻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不抽屋不強匄

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慁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秋九月楚子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廄尹棄疾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經七年春三月公如楚

傳七年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芋于附切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

彊曰臣能得魯侯遂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成二年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共康郟敖靈王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襄二十八年如楚弔康王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臨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

貺矣何蜀之敢望但欲使君來不敢望如蜀復有質子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三月公如楚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弓名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愼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晁補之曰薳啓彊諫楚君以毋辱宣子叔向而恥

晉國道聖王所以務行禮蓋賢大夫也抑兩君相見問以弓矢物之至末何足道哉楚子悔焉而啓彊詐魯以還之君吝臣欺何以為國彼哉彼哉

經八年夏四月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冬十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傳八年秋九月楚公子棄疾奉孫吳圍陳陳悼大子偃師之子惠公冬十一月壬午滅陳使穿封戌為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在襄二十六年戌與靈王爭皇頡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

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

經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傳九年春二月楚公子棄疾遷方城外人於許詳見許

經十有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楚子在申召蔡靈侯三月丙申楚

九年丹奔楚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臣何如對曰鄭京櫟實
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莊十二年齊渠丘實殺無知莊九年
衛蒲戚實出獻公襄十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
折尾大不掉徒弔切君所知也詳見蔡
經十有二年夏楚殺其大夫成熊冬十月楚子伐徐
傳十二年夏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令尹子玉之孫同出於若敖
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
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冬十月楚子狩于州來冬獵次

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音篤)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徐吳與國)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舃執鞭以出僕析父從(朮用切)右尹子革夕(以夕見王)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齊太公子丁公)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子)禽父(周公子伯禽)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齊晉魯衛分珍寶之器分扶問切下皆同)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

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成王母齊太公之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昆吾嘗居許地）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羮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

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子革之言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經十有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傳十三年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居掩之族言遷許而質許圍九年圍許大夫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在十一年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洧守國王行至乾谿申之會越大夫戮焉四年王奪鬬韋龜中犨地名又奪成然子韋龜邑而使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棄疾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申會所戮者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　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

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告使叛靈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靈王還至訾梁衆散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祗取辱焉然丹乃歸于

楚王沿夏將入于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謂斷王旌執人於章華宫）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經書四月誤）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觀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相恐以靈王）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

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子干游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終身羈客）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之者）王虐而不忌（靈王）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芈姓有

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當璧拜有民二也民信之

令德三也無苛慝寵貴四也貴妃子居常五也棄疾季有五利

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

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

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

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

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

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

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冬十月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七十七　　宋　程公説　撰

楚世本第四

平王　　昭王

惠王

平王

平王　諡法布綱持紀曰平

名棄疾共王少子康王弟昭十三年殺公子比而立改名熊居明年改元至二十六年卒在位十三年

經十有五年夏蔡朝吳出奔鄭

傳十五年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朝吳有功於平王）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蔡人在上位者）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乃旦切）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言多權謀）吳

在蔡蔡必速罪去吴所以翦其翼也

經十有六年春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經十有七年冬楚人及吴戰于長岸

傳十七年冬吴伐楚陽匄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公子魴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楚典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吴師獲其乘舟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吴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傳十八年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經詳見許

傳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舉之子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無寵於太子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王自取之故稱夫人夏五月楚子為舟師以伐濮書所謂微盧彭濮人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

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于薳澨楚囊瓦子常為令尹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令畏吳復增修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安習三務成功春夏秋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

傳二十五年冬十二月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復茄人於州屈音加城丘皇遷訾人焉移訾人於丘皇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使二大夫為巢卷築其郭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經二十有六年秋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傳二十六年秋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平王長庶曰大子壬弱昭王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

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外援秦也不立壬秦將來討是速讎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立昭王

昭王

昭王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名軫平王子昭公二十六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十年定之四年吳伐楚昭王出奔明年九月歸郢至襄六年卒在位二十七年

昭公經二十有七年夏楚殺其大夫郤宛

傳二十七年春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夏四月吳公子光弒王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郤宛直而知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惡郤宛）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

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郤宛與中廄尹陽令終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郤氏陽氏晉陳氏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

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王弗聽吳子怒

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已卯滅徐　伍員言於吳子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肆焉（肆猶勞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罷敝於道）亟肆以罷之（亟數也）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傳三十一年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

章吳師還

定公經二年秋楚人伐吳

傳二年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使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偽為吳畏楚師助其伐桐秋楚囊瓦伐吳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傳三年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

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音霜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言楚禮遣蔡侯之物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

經四年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秋七月楚人圍蔡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

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辭蔡侯　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昭二十七年）伯氏之族出（郤宛黨）伯州犂之孫

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在江夏界)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免吳可免貪賄致寇之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子常)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

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

呂祖謙曰楚之致敗固非一日然所以速亡亦自有說當時司馬戌之謀欲使子常禦吳人於前司馬以奇兵繞出吳之後使子常聽之勝敗未可知正緣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之一言所以喪師幾亡國在此惟子常私心疾忌謂楚惡已而好司馬恐司馬有功不使之先戰所以敗也史皇雖區區能死與自經於溝瀆何異

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雎世族譜季芊畀我皆平王女服云畀我季芊字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敗吳

師身被創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嘗在吳為闔廬臣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失不知子賢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傳言司馬忠壯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由于徐蘇而從以背受戈故時悶絕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

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鬭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竊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宮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子期昭王兄公子結逃王而已為王曰以